

沼泽地上立新城

□王树才

晨雾未散时，我长倚在十楼的飘窗前，看北横河的水汽漫过楼宇。十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芦苇摇曳的沼泽，白鹭的巢隐在菖蒲深处，如今却立起百万平方米的楼群，像棋子般落进浦东新区的西南部。2013年，我因杨浦区动迁迁居鹤沙航城，彼时“航城”二字不过是图纸上的墨迹，而“鹤沙”二字，倒像是从《上海县志》里飘出的旧香——下沙盐场曾在此煮海为盐，千年后，盐碱地化作钢筋森林，倒是历史与现实在时光里对弈的一局棋。

最初的日子，总带着几分荒野求生的况味。社区东侧的河道尚未疏浚，雨季时路面积水难以消化，孩子们可举着塑料袋当船划，笑声溅起的水花比河岸的野花更鲜亮；西侧的空地上，野狗与野猫争夺领地，直到推土机的轰鸣碾碎了它们的王国。最难，是生活的“断层”：只有一家农商银行，对市区刚来的居民似乎毫无相干，领工资要跨区去周浦或者航头，ATM机前总排着长队，像候鸟迁徙般无奈；没有商场，买件冬衣，或者添些食品，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等待班车去大润发，车厢里塞满期待与疲惫；地铁16号线鹤沙航城站开通首日，站台前排起五百米的长龙，人群的喧哗与地铁的轰鸣交织，像一场荒诞的狂欢。那时我常想，这片沼泽地，究竟能不能托起十余万人的烟火？

但土地的韧性，往往比人更坚韧。2012年，鹤雷路牵出的大街小巷，开始浇筑柏油，混凝土车碾过泥泞，像犁铧翻开冻土。一路马不停蹄，基础设施日益完善。2020年，18号地铁线隧道贯通，盾构机的轰鸣声中，鹤涛路站拔地而起，与鹤沙航城站东西呼应。陆续有社区医院、养老院、幼儿园、中小学校、影剧院、文化中心沿街而立，银行ATM机的荧光屏彻夜不灭，像守夜人的眼睛。尤其是金航城、浦东汇组合成商务一条街，人气满满，提振消费，风生水起。最惊喜的是北横河的改造与治理，河水清澈，风景秀丽，就在端午时节，这里还是航头龙舟赛的福地。多条与北横河交汇的支流口，以月亮桥的架设，沿河修起五公里的环形跑道。夜灯亮起时，像给河道镶了一条天蓝色的翡翠。我常在黄昏时下楼跑步，看老人推着轮椅上的老伴缓缓而行，看年轻母亲牵着孩子数灯光，看情侣在长椅上依偎，影子被路灯拉长，投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像一幅流动的油画。

这片土地的蜕变，暗合着浦东三十五年的呼吸。1990年，陆家嘴的吊塔尚未立起，黄浦江东岸还是一片阡陌，如今，陆家嘴的天际线刺破云霄，而鹤沙航城这样的新城，正像毛细血管般在浦东的肌理里生长。有人问，一座城的“魂”在哪里？是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还是地铁站的电子屏？我总觉得，城的魂在人的脚印里——在菜场摊主与顾客的讨价还价中，在广场舞大妈震落梧桐树叶的节奏里，在孩子背着书包跑过斑马线的笑声里，在深夜便利店暖黄的灯光下，在早餐铺蒸腾的热气中。

去年深秋，我陪老友重游下沙老街。盐场遗址的残碑上，苔痕斑驳，而彼邻——鹤沙航城，霓虹灯正将夜色染成斑斓色彩。老友指着新建的敬老院说：“当年你劝我来这里买房，说‘沼泽地能长出新城’，我还不信。”我笑而不答。其实，土地从未改变过自己的属性——它不过是沉默地接纳，接纳盐碱，接纳淤泥，接纳推土机的轰鸣与人的叹息，最终将一切化为新的年轮。

如今，鹤雷路已成小城的主轴。清晨，早餐铺的蒸汽与地铁站的轰鸣声交织，像一首交响乐的序章。傍晚，下班族与放学孩子的自行车流汇成潮水，车轮碾过落叶，发出细碎的声响。我常在窗前看这一幕幕，忽然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但这里的爱，不是泪水浸泡的悲怆，而是像北横河的夜灯，温润、绵长，照着人间的烟火，照着老人眼角的皱纹，照着孩子书包上的卡通贴纸，照着年轻情侣在便利店前共享美好的时光。

十三年前，我站在动迁房的毛坯里，看窗外沼泽地泛着白光，像一片未干的泪痕；十三年后，我站在同样的窗口，看楼群灯火如星子坠落人间。这片土地教会我，城的生长从不是“征服”，而是人与地的相互成全——我们以钢筋为笔，以汗水为墨，在曾经的荒野上写下新的诗行；而土地，则以它的沉默与包容，将诗行化作永恒的年轮。

夜深时，北横河的景观灯次第熄灭，只有跑道上零星的夜跑者，像萤火虫般掠过水面。我已经察觉到，这座城与这片土地，早已达成某种默契：城是土地的年轮，而土地，是城的归宿。当最后一盏灯熄灭，河面泛起细碎的星光，像无数个未说出的故事，沉入泥土深处，等待下一个春天。

一段时间以来，连我自己都感到诧异，客居他乡的我，傍晚散步时，走着走着，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向老家的方向。虽说，我挚爱的父母早已离去，然而，那里还有我曾经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儿时一块读书玩耍、一起爬树游泳的伙伴，尤为重要的，老家是我走向诗和美丽远方起航的地方。因此，于我，不管身处何方，也无论走过多少春风秋雨，翻越过多少高山峻岭，老家的方向，永远是令我魂牵梦萦、终生瞩目的地方。

作为从老家走出去的游子，当我离开家门那棵多少年来习惯了在树下乘凉的老槐树，走过村口那座随时都能背得出有多少级台阶的石拱桥，告别母亲每天在它怀抱里辛勤劳作的那片希望的田野，去到或在天涯或在海角某一个陌生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乃至后来多年的停留，甚至成为了与这个陌生城市同命运、共呼吸的一员，即便如此，老家的方向，老家的模样，甚至老家儿时伙伴的乳名，却依然在我心底铭记，清晰如昨，并一

我所居住的浦东曹路镇爱法花园小区一幢楼里，对门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外国夫妇，欧美人模样，身边还带着一个尚不会走路的小宝宝。后来得知，他们是来位于本镇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进行为期一年汉语语言学习的。由于学习时间较长，他们和其他学汉语语言的老外一样，在学院附近租借房子，于是就居住在了我们小区里。

爱法花园小区，有丰茂曼妙的绿色植被，有碧波荡漾的景观小湖。此外，离学院距离也不远，走路只需短短的十分钟，由此吸引了一些老外在浦东学汉语语言时选择在此小住。

一个双休日下午，金发碧眼的男主人戴文突然来敲我家的门。看到他的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英语，我赶忙叫出在外企工作的儿子出来问明原因，才知道他们房间里的洗衣机坏了，问有什么办法能够予以解决。由于房东远在广东佛山，据说也不太会说英语，急得戴文不知如何是好？忙乱中，他很快想到了隔壁的我们，于是就恳请我们帮忙。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人一把，理所当然，我们是义不容辞。

妻子马上打电话给房东。房东仔细地了解了洗衣机出现

老家的方向

□唐同軌

一叫响。

有人说，没有了父母的老家，我只是一个匆匆来去的过客。对于一个小家，此话固然不错，只是，却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即除了亲情，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还藏有一份几十年日积月累起来的已然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乡愁。

即使老家已然没有了自家的亲人，但多少年了，每当我被对老家、对故乡的思念拉扯得不能自己时，依然会毅然丢下手头永远也忙不完的工作，挤时间回到老家，去到田埂上，看一看田园里那四季飘香的瓜果；抓一把沃土，深深地呼吸，闻一闻泥土的清香；听一听竹林里久未听见的春笋拔节的声响，以及鸟儿清晰悦耳的和鸣；与带有浓重乡土口音的婶婶、伯伯们，聊一聊这些年老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生的巨变……这些耳闻目睹，尤其是四邻乡亲们那些绘声绘色的乡音，抑或那些琐碎生活中的烟火气，甚至已是鲑背之年的老太太一声“依饭吃过吗”的问候，看似单调乏味，但其中所蕴含的那种关切、惦记、友

的故障情况，又综合平衡了洗衣机的使用年限、修理不能彻底消除后患后，同意再买一台新的洗衣机。当妻子和儿子陪着戴文在附近商场买好洗衣机运回家中，并由专人安装后，戴文显得非常高兴。他特意送了一个他们在泰国旅游时带回来的精美小工艺品给我们，还叫我们一定收下，千万不要客气。

礼物虽小，情谊无价。我们笑纳了！

夏季来临，暑热难耐。有一日，戴文家突然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断电，看别人家的空调还是在转的，就想尝试着自己解决。可时间约莫过去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最终恢复。生怕小宝宝热得受不住，戴文又一次敲开了我家的门。得知情况，妻子立即联系了物业上门修理，不多时就消除了故障，解决了他们的一大后顾之忧。

中秋节到来的前几天，已经会说一些汉语的戴文又一次敲开了我家的门。这回，他和妻子送来了一盒漂亮的月饼，还附上了一封用中英文写的简短感谢信。信里说，感谢我们这段时间来对他们的诸多帮助。正是靠着这些帮助，他们在浦东过得非常愉快，就像完全是在自己家里一样。浦东真好！谢谢浦东！戴文一家喜欢游览中国的

善和祝福却溢于言表，总是那么让我深感亲切和愉悦，听她千遍不厌倦，原先笼罩在心头的那份郁闷、那份愁绪会一扫而空，继而升起的，是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和明媚而温暖的阳光。

其实，对老家、对故乡的思恋和眷念，是人类天然具有的一种“心灵之约”。自古至今，无不如此。游子见到如霜的月光，就会因“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生长在江南的人，一见到淅淅沥沥的春雨，就会自然而然地“忽听春雨忆江南”；正在旅途中的亲人，不管夜已多深，也一定会想“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总之，老家、故乡，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也是人生中最温馨的港湾，它既给了你远航时无尽的动力，也是在你疲惫时可以尽情倾诉的地方，让你的心灵得以抚慰和安放。在你对老家、对故乡无数次的回望中，你的了解越清晰，前行的路就会走得越加踏实和坚定。

面对老家的方向，我热泪盈眶……

我家的异国邻居

□邵天骏

名胜古迹。每遇节假日放假期间，他们都会背起背包外出旅游，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地，以及浦东不少充满地域风情的小镇，都先后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还跟着旅行团，去中国附近国家游玩。回来后，每次都会将他们拍摄的照片给我们看，与我们一起分享旅游途中的种种乐趣。

中国有句老话：远亲不如近邻。戴文他们也似乎知道这句话的内在含义。用他的话说，就是“在日新月异的浦东能够遇到你们，我们很快乐，没烦恼”。

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老外也将学成回国了。此时此刻，戴文一家来与我们道别，我们相互之间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戴文一家主动和我们全家拍了不少合影照片，有在小区里的，有在曹路镇的，还有在浦东其他地方的，准备带回国内留作纪念。他们还特意把全家在浦东旅游时的合影，布置在一个十分精美的相框里送给我们。此时，这对外国夫妇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什么时候你们到我们国家来，也来我们家做客。到时我们一定要好好聚一聚，重温那段在中国的美好时光。”

“一定，一定！”我们全家异口同声地赞同道……